

# 语言转型与词类变化： 以景颇语句尾词衰变趋势为例\*

戴 庆 厦

[提要] 本文从语言类型转型的视角，分析景颇语句尾词出现大面积衰退的各种表现及其成因。指出景颇语句尾词出现衰退，是由于句尾词从粘附性成分向分析性成分转型引起的。其衰变的具体表现是：句尾词由后缀变为带有分析、粘附特征的虚词；有的句尾词变为不区分人称、数；句尾词使用的总量大量减少；三个音节以上的句尾词已经很少使用，主要使用双音节和单音节的句尾词。句尾词衰变的趋势是：区分人称、数的功能不断减弱，主要担负区别句子语气的功能。

[关键词] 景颇语 句尾词 语言转型 词类变化

语言类型转型是语言演变的常见现象，如从屈折型语言向粘着型语言演变，从屈折型语言、粘着型语言向分析型语言演变等。语言类型的转型有的是整体的，有的是局部的。语言类型的转型，必然会引起词类的变化。

景颇语是景颇族使用的语言之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景颇语支。在中国，景颇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南边疆中缅交界的国境线上，人口有 147,828 人（2010）；在缅甸、印度、泰国也有分布，又称克钦（Kachin）。在缅甸，景颇族约有 150 万人。

通过景颇语使用的共时分析，可以发现句尾词处于大面积衰变之中。其变化，不仅使得句尾词这一词类的性质、功能发生了变化，还引起了景颇语类型特点的变化。句尾词的衰变，是由于景颇语的句尾词由粘附性成分向分析性成分转化引起的。所以，分析景颇语句尾词具体的衰变途径，揭示其衰变的缘由，对景颇语语法类型乃至藏缅语族语言（以下简称“藏缅语”）语法类型的演变研究都有着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 一 景颇语句尾词的主要特点

景颇语的词类有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貌词、状词、副词、关系助词、句尾词、语气词和叹词等 13 类。关于句尾词，《景颇语语法纲要》（1959:36）指出“由于景颇语中的谓词往往是相连的几个，语尾助词并不是只附着在某一个谓词之上，而是位于表达谓词的其它语法范畴的各个语法成分的最后。因此我们把这类语法成分叫‘语尾助词’。”

\* 本文在“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汉藏语言文化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学术研讨会（中国传媒大学，2018.12.29）”上宣读过。承蒙黄行、薄文泽两位教授提出启发性意见，特此致谢。

刘璐（1984）也称为“语尾助词”。句尾词是景颇语词类中的一类虚词，用在句子末尾表示句子的人称、数、体、貌、方向等语法意义。与其他藏缅语相比，景颇语句尾词的特殊之处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景颇语句尾词是一类独立的虚词。藏缅语大多有表示人称、数、体、貌等语法意义的语法形式，这是原始藏缅语已有的一个特征。这种表示人称、数、体、貌等语法意义的语法形式，后来由于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出现了不同的特点。大致是：北部的羌语支语言，如羌语、嘉戎语、普米语等保留较多，其语法形式是附在动词前或后的前缀或后缀；南部的彝—缅语支语言，如彝语、哈尼语、拉祜语、阿昌语等保留较少，表示人称、数的功能已基本消失，只有载瓦语、浪速语等还保留少数几个能表人称、数的句尾词。景颇语则处于中间状态，表示人称、数的语法形式由语法后缀变为独立的虚词。

在景颇语里，这类表示人称、数、体、貌、语气的语法形式，已不是后缀，而是独立的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景颇语的句尾词是由声母、韵母、声调共同组成的独立音节形式，虽然也位于动词之后，但与动词在发音上截然分开，而且在动词的后面还可以再加上貌词、副词等别的词类。例如：

- 1) mǎ<sup>33</sup>ko<sup>33</sup>si<sup>31</sup>khʒat<sup>31</sup>wa<sup>31</sup> sai<sup>33</sup>. 梨子掉下来了。  
梨子    掉    貌词 句尾词
- 2) ny<sup>51</sup> ma<sup>31</sup>tʃu<sup>255</sup>ʃā<sup>31</sup>tʃu<sup>255</sup>mat<sup>31</sup>sai<sup>33</sup>. 妈妈给孩子喂奶。  
妈妈 孩子奶    喂    貌词 句尾词
- 3) nam<sup>31</sup>pən<sup>33</sup>n<sup>33</sup>tai<sup>33</sup>tsəm<sup>31</sup>tik<sup>31</sup>ai<sup>33</sup>. 这花美极了。  
花        这    美    极 句尾词

在构词上，这类属于虚词的句尾词有其不同于其他虚词的特点。句尾词若由无前缀的词根构成，其不同语法意义靠声韵调的语音变换表示。如：ai<sup>33</sup>，指称句子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语气是存在叙述式；加了声母s-的sai<sup>33</sup>，指称句子主语也是第三人称单数，但语气是变化叙述式。又如：u<sup>21</sup>，指称主语是第二人称单数，语气是命令式；加了声母m-的mu<sup>21</sup>，指称句子主语则是第二人称复数，语气也是命令式。

句尾词大多由“前缀+词根”构成，具有分析加粘附的特点。不同的词根表示不同的语气，不同的前缀表示不同的人称、数；不同的前缀表示不同的人称、数的，如：n<sup>31</sup>ni<sup>51</sup>，指称句子主语是第二人称单数，语气是疑问式，其中的前缀n<sup>31</sup>指称第二人称，词根ni<sup>51</sup>指称疑问式；n<sup>31</sup>toŋ<sup>33</sup>，指称句子主语是第二人称单数，语气是测度式，其中的前缀n<sup>31</sup>指称第二人称单数，词根toŋ<sup>33</sup>指称测度式。又如：sai<sup>33</sup>，指称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语气是变化叙述式；加了前缀mǎ<sup>33</sup>的mǎ<sup>33</sup>sai<sup>33</sup>，表示主语是第三人称复数，语气也是变化叙述式；n<sup>31</sup>ta<sup>51</sup>，指称主语是第二人称单数，语气是疑问式；前缀改为mǎ<sup>55</sup>的mǎ<sup>55</sup>ta<sup>51</sup>，指称主语是第二人称复数，语气还是疑问式。

景颇语的虚词能带前缀，而词根或前缀都有语音变化，这是虚词的一种特殊现象，是多数藏缅语所没有的。这与景颇语的虚词来自有语音变化的后缀有关。一般说来，虚词属于分析型特点，而形态变化属于粘附型特点，但景颇语的句尾词构造，二者混在一起，形成“分析加粘附”，是粘附型向分析型演变的过渡特征的遗留。

由上可见，景颇语的句尾词不同于北部藏缅语形态发达的羌语、普米语等的后缀，也不同于南部藏缅语分析性发达的彝语、哈尼语、拉祜语等的语气助词。景颇语的句尾词是藏缅

语中一类比较特殊的虚词。

第二，句尾词使用广泛，在句子中具有强制性。景颇语的句子绝大多数都要在句末带句尾词。句尾词成为句子不可缺少的成分。没有句尾词，句子就不能完句。即便是唱词和传统诗歌，也离不开句尾词，句尾词也要像其他词一样唱出或吟出。只有极少量在动词后使用 $zai^{55}$ “是”、 $na^{33}$ “要”的句子，或独词句等，可以不带句尾词。

句尾词在句子中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大约与原先的粘附性谓语离不开表示人称、数、语气等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有关。每个句子都带句尾词，是景颇语句子结构的一种基本的模式，区别于其他藏缅语。

第三，句尾词是一个成系统的词类。戴庆厦、岳相昆（2012）在做景颇语句尾词研究时花了很大气力收集景颇语的句尾词，共收集到332个句尾词。刘璐（1984）认为景颇语的语尾助词大约有140多个。

景颇语的句尾词可以按语义、语法形式的特点进行分类。笔者先按语气的不同进行分类。第一步先分成叙述、疑问、测度、惊讶、命令、商量等6类。这6类各用不同的词根表示。如：叙述句用带 $ai^{33}$ 的词根，疑问句用带 $ni^{51}$ 的词根，测度句用带 $ton^{33}$ 的词根，惊讶句用带 $kha^{33}$ 的词根，命令句用带- $?-t$ 促声韵尾的词根，商量句用带- $ka?^{31}$ 的词根。第二步是在各大类下再按人称的不同进行分类。人称分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第三步再按其他的语法意义，如叙述句、疑问句、测度句、惊讶句中的存在式和变化式的对立，命令句、商量句中的一般式和强调式的对立，“来”向和“去”向的对立进行分类。景颇语的句尾词大多只指明主语，但也有部分是既指明主语又指明宾语的，还有区分领属和非领属的对立。景颇语句尾词的生成和演变，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按系统演变的，往往是相关的特点一起变化。

## 二 景颇语句尾词衰退的表现

通过句尾词使用频率的变化、不同人群使用句尾词的差异，可以获知景颇语句尾词出现衰退的趋势。下面，我们从几个不同角度来分析句尾词衰退的表现。

第一，从使用数量上看，使用的数量出现大幅度下降。景颇语的句尾词有332个，但目前大多数人常用的大约只有40个左右。

最近，笔者对景颇文杂志《WUN PONG》（文蚌）2009年第1期中3篇景颇语语料的句尾词的使用数量和出现频率进行了统计。

（1）Nlung Nsen Poi（新米节）（《WUN PONG》（文蚌）2009年第1期第2-8页），出现22个句尾词，计140次，各句尾词出现的频率如下：

句尾词	频率	句尾词	频率	句尾词	频率	句尾词	频率
$ai^{33}$	43	$sai^{33}$	26	$nu?^{31}ai^{33}$	22	$u?^{31}$	8
$mǎ^{33}sai^{33}$	8	$mǎ^{55}nu?^{55}ai^{33}$	6	$mu?^{31}$	4	$ka?^{31}$	3
$n^{31}ŋai^{33}$	3	$n^{31}tai^{33}$	3	$u?^{31}ai^{33}$	2	$ka?^{31}ai^{33}$	2
$sǎ^{55}ka?^{55}$	2	$ʒit^{31}$	2	$ma?^{31}ai^{33}$	1	$sǎ^{55}ka?^{55}ai^{33}$	1
$mǎ^{31}ʒit^{31}$	1	$a^{31}ta^{51}$	1	$sǎ^{55}ta^{51}$	1	$mǎ^{31}nu?^{31}ta^{51}$	1
$sa^{55}ka?^{55}$	1	$se?^{55}ai^{33}$	1				

(2) Jahtong Htu (春菜) (《WUN PONG》(文蚌) 2009 年第 1 期第 8-10 页), 出现 11 个句尾词, 计 64 次, 各句尾词出现的频率如下:

句尾词	频率	句尾词	频率	句尾词	频率	句尾词	频率
ai <sup>33</sup>	21	sai <sup>33</sup>	15	nu? <sup>31</sup> ai <sup>33</sup>	15	ma? <sup>31</sup> ai <sup>33</sup>	5
ka? <sup>31</sup>	2	n <sup>31</sup> ni <sup>51</sup>	1	u? <sup>31</sup>	1	mă <sup>33</sup> sai <sup>33</sup>	1
să <sup>55</sup> ka? <sup>55</sup>	1	su? <sup>31</sup>	1	ȝit <sup>31</sup>	1		

(3) Ja dim a Hkon Ji Prat (扎丁的少女年华) (《WUN PONG》(文蚌) 2009 年第 1 期第 11-12 页), 出现 10 个句尾词, 计 48 次, 各句尾词出现的频率如下:

句尾词	频率	句尾词	频率	句尾词	频率	句尾词	频率
ai <sup>33</sup>	24	sai <sup>33</sup>	7	nu? <sup>31</sup> ai <sup>33</sup>	7	u? <sup>31</sup>	4
a <sup>31</sup> ta <sup>51</sup>	1	ta <sup>51</sup>	1	mă <sup>33</sup> sai <sup>33</sup>	1	u? <sup>31</sup> ai <sup>33</sup>	1
ma? <sup>31</sup> ai <sup>33</sup>	1	ni <sup>51</sup>	1				

这 3 篇语料中, 句尾词出现都不到 25 个。最多的一篇是 22 个, 出现 140 次, 其中还包括少量人称、数混用的句子。

第二, 句尾词的衰退在言语者的“听”和“说”上出现差异。大致有 3 种情况: 1) 会听会说; 2) 会听不会说; 3) 不会听也不会说。这 3 种情况中已不会说的句尾词, 但大多还能听懂。“听”和“说”出现差异, 是句尾词衰退的过渡表现。

第三,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观察, 使用句尾词的能力, 年轻人不如老年人, 文化水平低的不如文化水平高的, 杂居区不如聚居区。拿中国景颇语与缅甸景颇语相比, 缅甸景颇语句尾词的衰退略高于中国景颇语。但缅甸懂景颇文的人群掌握、使用句尾词的能力相对强些。

近 5 年来, 笔者两次到缅甸境内做景颇语的调查, 发现缅甸景颇族口语中的句尾词已大量衰退。这里举两例来说明。2014 年 1 月和 2017 年 8 月, 笔者带了一个课题组到缅甸做田野调查, 先后到曼德勒、东枝、仰光、克钦邦八莫等地调查景颇族及其他民族的语言使用情况, 还测试了景颇族一些人的句尾词保存情况。总的情况是, 句尾词大面积衰退, 语气功能保留, 不同的人称、数大多已不区分。下面是一位 30 岁青年人句尾词的使用情况。他姓 Sumlut, 母语为景颇语, 会景颇文, 大学文化水平。经测试, 他的叙述式句尾词都泛用第三人称的 ai<sup>33</sup>、sai<sup>33</sup>, 命令句的复数都用单数。例如:

- 1) ſi<sup>33</sup>n<sup>33</sup>kam<sup>33</sup>sa<sup>33</sup>ai<sup>33</sup>. 他不愿意去。  
他 不 愿 意 去 句 尾 词
- 2) ȝai<sup>33</sup>n<sup>33</sup>kam<sup>33</sup>sa<sup>33</sup>ai<sup>33</sup>. (应为n<sup>31</sup>ȝai<sup>33</sup>, 现为ai<sup>33</sup>。) 我 不 愿 意 去。  
我 不 愿 意 去 句 尾 词
- 3) an<sup>55</sup>the<sup>33</sup>n<sup>33</sup>kam<sup>33</sup>sa<sup>33</sup>ai<sup>33</sup>. (应为ka?<sup>31</sup>ai<sup>33</sup>, 现为ai<sup>33</sup>。) 我们不 愿 意 去。  
我 们 不 愿 意 去 句 尾 词
- 4) ȝan<sup>55</sup>the<sup>33</sup>n<sup>33</sup>kam<sup>33</sup>sa<sup>33</sup>ai<sup>33</sup>. (应为ma?<sup>31</sup>ai<sup>33</sup>, 现为ai<sup>33</sup>。) 他们不 愿 意 去。  
他 们 不 愿 意 去 句 尾 词
- 5) ſi<sup>33</sup>mu<sup>31</sup>ju<sup>33</sup>sai<sup>33</sup>. 他见过了。  
他 见 过 句 尾 词
- 6) ȝai<sup>33</sup>mu<sup>31</sup>ju<sup>33</sup>sai<sup>33</sup>. (应为să<sup>55</sup>ȝai<sup>33</sup>, 现为sai<sup>33</sup>。) 我见过了。  
我 见 过 句 尾 词

7) *nan<sup>33</sup>mu<sup>31</sup>ju<sup>33</sup>sai<sup>33</sup>*. (应为*sin<sup>33</sup>tai<sup>33</sup>*, 现为 *sai<sup>33</sup>*。) 你见过了。

你 见 过 句尾词

8) *fan<sup>55</sup>the<sup>33</sup>mu<sup>31</sup>ju<sup>33</sup>sai<sup>33</sup>*. (应为*mǎ<sup>33</sup>sai<sup>33</sup>*, 现为 *sai<sup>33</sup>*。) 他见过了。

他们 见 过 句尾词

疑问句句尾词大多改用不具有人称、数功能的语气词*i<sup>51</sup>*、*kun<sup>55</sup>*。例如:

1) *nan<sup>33</sup>mun<sup>31</sup>fin<sup>31</sup>pho<sup>31</sup>a<sup>31</sup>mju<sup>55</sup>ze<sup>55</sup>i<sup>51</sup>*? (应为*n<sup>31</sup>ni<sup>51</sup>*, 现为语气词*i<sup>51</sup>*。)

你 也 景 颇 族 是 吗

你也是景颇族吗?

2) *fi<sup>33</sup>mun<sup>31</sup>fin<sup>31</sup>pho<sup>31</sup>a<sup>31</sup>mju<sup>55</sup>ze<sup>55</sup>i<sup>51</sup>*? (应为*a<sup>31</sup>ni<sup>51</sup>*, 现为语气词*i<sup>51</sup>*。)

他 也 景 颇 族 是 吗

他也是景颇族吗?

3) *nan<sup>33</sup>fi<sup>33</sup>phe<sup>55</sup>fo<sup>31</sup>ŋut<sup>55</sup>sai<sup>33</sup> i<sup>51</sup>*? (应为*n<sup>31</sup>ni<sup>51</sup>*, 现为 *sai<sup>33</sup>*加语气词*i<sup>51</sup>*。)

你 他 宾助 给 完 句尾词 语气词

你给他了吗?

4) *fan<sup>55</sup>the<sup>33</sup>pai<sup>55</sup>wa<sup>31</sup>sai<sup>33</sup> kun<sup>51</sup>*? (应为*mǎ<sup>55</sup>sǎ<sup>55</sup>ni<sup>51</sup>*, 现为 *sai<sup>33</sup>*加语气词*kun<sup>51</sup>*。)

他们 又 回 句尾词 语气词

他们又回了吗?

固有语言特点的保持,多是人口聚居、人数多的地区会保存得多些,但也有少或分散地区,会保存得多些。中国景颇语属于后者。语言的保存与消失,往往与文化联系在一起。中国景颇族不但在语言上保留了一些缅甸景颇语没有的特点,而且在传统文化、自然宗教上也保存了一些缅甸景颇族已消失的特点。

第四,表义泛化是减少句尾词使用的一个重要手段。主要有:不同的人称用同一个句尾词表示。如:*ai<sup>33</sup>*、*sai<sup>33</sup>*原是表示第三人称叙述句的句尾词,后来泛化为也能表示第一、二人称叙述句。所以,*ai<sup>33</sup>*、*sai<sup>33</sup>*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句尾词。也就是说,在三个人称中,表示第一、二人称的句尾词消失得最快,合并到第三人称中去;在单数、复数中,复数的句尾词消失合并到单数上。上面3篇语料的统计可以证明这一点,*ai<sup>33</sup>*、*sai<sup>33</sup>*都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在许多人的口语中,主语是第一、二人称的单、复数的,都用第三人称单数的*ai<sup>33</sup>*、*sai<sup>33</sup>*。例如:

1) *fi<sup>33</sup>k<sup>3</sup>ai<sup>31</sup>pa<sup>55</sup>ai<sup>33</sup>*. 他很累。

他 很 累 句尾词

2) *ŋai<sup>33</sup>k<sup>3</sup>ai<sup>31</sup>pa<sup>55</sup>n<sup>31</sup>ŋai<sup>33</sup>(=ai<sup>33</sup>)*. 我很累。

我 很 累 句尾词 句尾词

3) *an<sup>55</sup>the<sup>33</sup>k<sup>3</sup>ai<sup>31</sup>pa<sup>55</sup>ka<sup>31</sup>ai<sup>33</sup>(=ai<sup>33</sup>)*. 我们很累。

我们 很 累 句尾词 句尾词

4) *nan<sup>33</sup>k<sup>3</sup>ai<sup>31</sup>pa<sup>55</sup>n<sup>31</sup>tai<sup>33</sup>(=ai<sup>33</sup>)*. 你很累。

你 很 累 句尾词 句尾词

5) *nan<sup>55</sup>the<sup>33</sup>k<sup>3</sup>ai<sup>31</sup>pa<sup>55</sup>mǎ<sup>33</sup>tai<sup>33</sup>(=ai<sup>33</sup>)*. 你们很累。

你们 很 累 句尾词 句尾词

6) *fi<sup>33</sup>ʃa<sup>55</sup>sai<sup>33</sup>*. 他吃了。

他 吃 句尾词

- 7)  $\eta\text{ai}^{33}\text{sa}^{55}\text{să}^{33}\eta\text{ai}^{33}(=\text{sai}^{33})$ . 我吃了。  
我 吃 句尾词 句尾词
- 8)  $\text{an}^{55}\text{the}^{33}\text{sa}^{55}\text{să}^{55}\text{kă}^{55}\text{ai}^{33}(=\text{sai}^{33})$ . 我们吃了。  
我们 吃 句尾词 句尾词
- 9)  $\text{naj}^{33}\text{sa}^{55}\text{sin}^{33}\text{tai}^{33}(=\text{sai}^{33})$ . 你吃了。  
你 吃 句尾词 句尾词
- 10)  $\text{nan}^{55}\text{the}^{33}\text{sa}^{55}\text{mă}^{33}\text{sin}^{33}\text{tai}^{33}(=\text{sai}^{33})$ . 你们吃了。  
你们 吃 句尾词 句尾词

上面例句中，括弧内的句尾词是泛化用的，已与句子的人称、数不一致。又如，不分人称、数、表疑问语气的传信语气词，在许多句子里代替了区分人称、数的句尾词。例如：

- 1)  $\text{naj}^{33}\text{sa}^{33}\text{na}^{33}\text{kun}^{55}(\text{n}^{31}\text{ni}^{51}), \text{n}^{55}\text{sa}^{33}\text{na}^{33}\text{kun}^{55}(\text{n}^{31}\text{ni}^{51})?$  你去吗，还是不去吗？  
你 去 要 吗 句尾词 不去 要 吗 句尾词
- 2)  $\text{fi}^{33}\text{n}^{33}\text{za}^{31}\text{ai}^{33}\text{kun}^{(\text{a}^{31}\text{ni}^{51})? \text{sa}^{33}\text{san}^{55}\text{ju}^{33}\text{u}^{31}!}$  他不要吗？你去问问！  
他 不 要 的 吗 句尾词 去 问 看 句尾词

下面的例句，应使用句中的句尾词，但大都改用括弧内的句尾词ai<sup>33</sup>了。例如：

- 1)  $\text{ŋai}^{33}\text{phu}^{51}\text{ko}^{31}\text{să}^{31}\text{ză}^{33}\text{zai}^{55}\text{li}^{31}\text{ai}^{33}(=\text{ai}^{33})$ . 我的哥哥是老师。  
我 哥 哥 话 题 老 师 是 句 尾 词 句 尾 词
- 2)  $\text{an}^{55}\text{the}^{33}\text{a}^{31}\text{tſoŋ}^{31}\text{ko}^{31}\text{k}^{3}\text{zai}^{31}\text{tsom}^{31}\text{li}^{31}\text{ai}^{33}(=\text{ai}^{33})$ . 我们的学校很美。  
我 们 的 学 校 话 题 很 美 句 尾 词 句 尾 词
- 3)  $\text{na}^{55}\text{lă}^{31}\text{pu}^{31}\text{k}^{3}\text{zai}^{31}\text{tsom}^{31}\text{lit}^{31}\text{tai}^{33}(=\text{ai}^{33})$ . 你的裤子很好看。  
你 的 裤 子 很 美 句 尾 词 句 尾 词
- 4)  $\text{nan}^{55}\text{the}^{33}\text{a}^{31}\text{n}^{55}\text{ta}^{51}\text{k}^{3}\text{zai}^{31}\text{k}^{3}\text{a}^{31}\text{pa}^{31}\text{mă}^{31}\text{lit}^{31}\text{tai}^{33}(=\text{ai}^{33})$ . 你们的家很大。  
你 们 的 家 很 大 句 尾 词 句 尾 词
- 5)  $\text{fi}^{55}\text{a}^{31}\text{lă}^{31}\text{pu}^{31}\text{k}^{3}\text{zai}^{31}\text{tsom}^{31}\text{lu}^{31}\text{ai}^{33}(=\text{ai}^{33})$ . 你的裤子很好看。  
你 的 裤 子 很 美 句 尾 词 句 尾 词
- 6)  $\text{fan}^{55}\text{the}^{33}\text{a}^{31}\text{tſoŋ}^{31}\text{k}^{3}\text{zai}^{31}\text{k}^{3}\text{a}^{31}\text{pa}^{31}\text{mă}^{31}\text{lu}^{31}\text{ai}^{33}(=\text{ai}^{33})$ . 他们的学校很大。  
他 们 的 学 校 很 大 句 尾 词 句 尾 词

第五，从音节多少上看，三个音节以上的句尾词大多已不用。如： $\text{mă}^{55}\text{sin}^{55}\text{te}^{55}\text{kă}^{31}$ ，用在商量句里，表示征求听话者同意第一人称实施动作行为给第二人称复数，强调语气； $\text{mă}^{55}\text{să}^{55}\text{lit}^{55}\text{kha}^{33}$ ，用在惊讶句里，表示主语或宾语的领有者是第二人称复数，谓语是变化式。三个以上音节的句尾词已不使用，多使用一个音节、两个音节和少量的三个音节的句尾词。

第六，从语体上看，诗歌、谚语等文学语言，句尾词的使用也显现逐渐减少的趋势，许多句子可以不用句尾词。诗歌多在末尾一句上加上句尾词。但下面4句诗歌都不带句尾词：

- 1)  $\text{tam}^{31}\text{ŋa}^{31}\text{wa}^{33}\text{a}^{31}\text{la}^{33}\text{naj}^{31}\text{e}^{31}$ , 渔夫男子你啊，  
渔 夫 者 男 子 你 啊
- 2)  $\text{kan}^{31}\text{kum}^{31}\text{tun}^{33}\text{mă}^{31}\text{sa}^{31}\text{naj}^{33}\text{ŋe}^{31}$ , 世上的你啊，  
世 上 人 你 啊
- 3)  $\text{khau}^{31}\text{li}^{31}\text{n}^{31}\text{sa}^{31}\text{k}^{3}\text{zai}^{33}\text{tan}^{31}$ , 你灭绝了我的亲族，  
亲 族 气 尽 割

4) khau<sup>31</sup>pa<sup>31</sup>n<sup>31</sup>soi<sup>33</sup>kh<sup>3ai</sup><sup>33</sup>zan<sup>31</sup>.  
亲人 生命 尽 分

你拆散了我的亲人。

又如，下面4句诗歌，1)、3)句不带句尾词，2)、4)句带句尾词：

- |   |                                 |
|---|---------------------------------|
| 1) n <sup>51</sup> to <sup>33</sup> k <sup>31</sup> lai <sup>55</sup> phe <sup>55</sup> l <sup>33</sup> ma <sup>33</sup> mjit <sup>31</sup> jan <sup>31</sup> , | 假如思念妈妈的话，<br>母 论 替身 宾助 假如 想念 的话 |
| 2) l <sup>31</sup> zunj <sup>33</sup> sum <sup>31</sup> kh <sup>3an</sup> <sup>33</sup> kin <sup>31</sup> zat <sup>31</sup> u <sup>231</sup> ,                  | 你就吹起腊戎笛子联络吧，<br>腊 戎 笛子 联络 句尾词   |
| 3) na <sup>255</sup> to <sup>33</sup> m <sup>31</sup> lai <sup>55</sup> phe <sup>55</sup> maj <sup>31</sup> jan <sup>31</sup> ,                                 | 假如怀念往事的话，<br>你的 论 替身 宾助 怀念 的话   |
| 4) m <sup>31</sup> tum <sup>31</sup> pan <sup>33</sup> sen <sup>33</sup> the <sup>231</sup> kin <sup>31</sup> sat <sup>31</sup> su <sup>231</sup> .             | 你就吹起笛子借以告慰吧。<br>吹 笛子 用 结束 句尾词   |

总之，根据多方面分析的材料能够证明句尾词已出现衰退的趋势。但是必须同时看到，句尾词虽然出现衰退，但句尾词作为景颇语的一个词类仍然存在，仍具有活力，表现在大多数句子都还必须携带句尾词，缺少句尾词就不能完句。这是因为句尾词的功能是综合表示人称、数、方向、语气等语法意义，特别是语气，这是表义所不可缺少的，没有语气成不了句子，所以尽管句尾词的人称、数、方向等语法意义的功能可以衰退，通过实词语义或上下文等手段来取代，但语气则会在句尾词上保存下来，在句末只表示各种语气，而不表示人称、数等语法意义。预计景颇语的句尾词还会长期使用下去，主要担负表示句子语气的功能。

### 三 语言转型与词类变化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一些认识：原属于粘附型语法特点的景颇语，逐渐由粘附型向分析型转化，而作为景颇语词类之一的句尾词，由于它具有表示人称、数等粘附成分，必然也会在粘附型和分析型特点的消长上发生变化，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景颇语句尾词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由后缀转为虚词，后缀是粘附型语言的特征，而虚词是分析型语言的特征；表示人称、数的语法形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淡化，有的句尾词变为不分人称、数；句尾词使用的总体数量大量减少；三音节以上的句尾词已很少使用，主要使用双音节和单音节的句尾词。句尾词衰变的趋势是，区分人称、数的功能不断减弱，其功能主要是担负区别“语气”。这些都是从粘附型向分析型转化的表现。

人类语言在历史演变中会出现语言转型，这已成为语言学家的共识。但是，有关语言转型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却还未被人们所认识。如：为什么语言会出现转型，其动因是什么，制约语言转型的因素有哪些？不同语言的语言转型具体规律有哪些，共性是什么，个性是什么？语言转型对语言结构会产生什么影响，包括对每个词类特点的影响，以及对句法结构有什么影响？语言由粘附型转为分析型，形态少了，表示句子的人称、数、方向等语法意义是否逐渐改为由分析性特点，如实词、话题、结构助词、上下文语境、语序等来承担？

词类是语言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转型必然在词类上有强烈的反映。但在语言研究中，语言转型如何影响词类的变化，这是个未被认知的领域，本文主要是摸索探讨景颇语从粘附型向分析型转型的过程中，句尾词的特点发生了什么变化，包括这一变化的具体表现有哪些，哪个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变化的具体模式是什么，还有，句尾词的变化还会牵

制其他词类发生哪些变化，等等。所以笔者认为，词类共时特点的形成及其演变，可以通过语言类型转型来认识，也就是说，语言类型的转型可以为研究词类共时特点的形成及其演变提供一个有效的视角。本文仅涉及句尾词一个词类，至于其他词类，如结构助词、状词、貌词、名词、动词、四字格词等，肯定也会随语言转型而发生新的变化，这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 参考文献

- 戴庆厦：《景颇语谓语人称标记的多选择性》，《中国语文》2008年第5期。
- 戴庆厦：《景颇语参考语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 戴庆厦、闻 静：《论分析性语言的研究眼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 戴庆厦、岳相昆：《景颇语的句尾词》，载：戴庆厦著《戴庆厦文集》（第一卷），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
- 刘 璐 编著：《景颇族语言简志（景颇语）》，民族出版社，1984年。
- 孙宏开、胡增益、黄 行 主编：《中国的语言》，商务印书馆，2007年。
- 徐悉艰、肖家成、岳相昆、戴庆厦 编著：《景汉辞典》，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
-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主编：《景颇语语法纲要》，科学出版社，1959年。

## Transformation of Language Types and Conversion of Word Categories: The Case of Degeneration of Sentence-final Morphemes in Jingpho

DAI Qingxi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formation of language types,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nalysis on the various linguistic manifestations and the causes of the large-scale degeneration of the sentence-final morphemes in Jingpho. It points out that the degeneration of sentence-final morphemes is triggered by their transforming from agglutinative elements to analytic ones. The manifestations of degeneration include the following: sentence-final morphemes change from suffixes to function words with both analytic and agglutinative characteristics; some sentence-final morphemes no longer distinguish persons and numbers; the sentence-final morphemes undergo a drastic decrease in quantity; sentence-final morphemes with more than three syllables are seldom used, while those in frequent use are disyllabic and monosyllabic ones. The degeneration tendency of sentence-final morphemes are represented in that the functions of person and number distinction are on constant decline, with their main functions shifting to sentence mood differentiation.

**[Keywords]** the Jingpho language sentence-final morphemes transformation of language types conversion of word categories

(通信地址：650500 昆明 云南师范大学汉藏语研究院  
100081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本文责编 李云兵】